

史外

五

史外卷十三

凌忠介傳

公諱義渠字駿甫號茗柯烏程人天啟乙丑進士除行人
崇禎三年考授禮科給事中轉戶科典山東鄉試擢兵科
都給事中是時溫體仁當國與公同里甚得主眷人爭傍
附以進公介然獨立不爲媵阿寇亂中原體仁總機務爲
首臣遇兵事輒不敢可否公皂囊白簡侃侃發舒無少瞻
顧而寇敵情形鎮撫功罪東島叛局西陲釁端先後所上
疏莫不洞中窺會其言流賊也謂外之布置不能灼知賊

情據實入告內之調度不能簡任宿將假以便宜以爭在
呼吸之軍機既俟成命又俟部覆又俟部咨比驅至行間
而先着已失矣其言島事也謂東島孤懸海外一切仰給
於朝鮮今鮮路阻絕何所得食不但外侮宜防亦且內潰
堪慮無何島眾果潰挾帥求撫其言皆驗公與體仁既不
合遂出爲福建右叅政厯湖廣按察使山東右布政使南
光祿寺卿十六年陞大理寺卿明年三月李自成陷京師
公聞帝殉社稷鬚髯怒張矍立負墻號泣動地舉首觸柱
血淋漓沾襟袖門人李某牽衣止之公曰君爲社稷死則

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死吾分也復何辭李喻以畱身有
待公曰此不過欲緩我須與死耳身受國恩二十載於茲
宮車晏駕孤臣雖欲獨生義不忍李抱公泣公厲聲曰與
若道義交當共相勗勵何兒女泣爲揮出之顧几上諸書
籍歎曰我手澤在是忍棄捐賊手沈我青編盡取焚之當
此之時客及諸僮僕知公志堅決潛取室中刀繩盡匿之
公怒曰爾輩若此我詎無死法耶指前几曰方觚稜稜與
頭俱碎耳客謂奈老親何公改容謝曰吾固痛心然身已
許君義不能兩全也因服緋正笏望闕再拜復南向拜作

書上其父曰盡忠郎所以盡孝能死庶不辱父男視死如
歸含笑入地以書授僕曰我魂先歸侍左右矣僕泣請後
命公曰死後可書我柩云死節孤臣凌義渠之柩如是而
已言畢取短綆一懸而絕時年五十二南都贈公刑部尙
書諡忠清定諡忠介

汪有典曰公躬行嚴毅立朝岸然見惡於權貴甲申浙西
死國者一人而已公清介一無所遺歿後二十餘年猶未
丹槨夫人閔尙存蘆扉土銼白髮蕭然深秋尙衣葛衣練
裙子文然竟以貧死於此見公之人品世德爲不可及也

吳貞肅傳

公諱麟徵字聖生號磊齋海鹽人天啟二年進士由建昌司理累官至太常少卿崇禎五年爲吏科給事中請罷內遣言古用內臣以致亂今用內臣以求治君之於臣猶父之於子未有信僕從舍其子求家之理者又言安民之本在守令郡守廉縣令不敢貪郡守慈縣令不敢虐郡守精明縣令不敢叢脞宜倣宣宗用況鍾故事精擇而理遣之重以璽書假便宜久任民生疾苦吏治臧否使得自達天子時不能用甲申春寇氛益迫公議棄寧遠守關門而撤

雖終無補

然亦是救
危一着

薊帥以救神京可保萬全閣臣陳演魏藻德力阻之事遂
寢當是時三屯已失守寧遠孤懸二百里外四面阻敵防
禦極難賊烽既迫三輔震驚撤寧遠守關門挑選銳士西
行遏寇卽京師猝驚關門之援旦夕可至賊臣沓泄懸彈
丸之地貽燎原之災迨時勢危急始悔不用公言下旨撤
薊帥而京師陷矣公奉命守西直門西直當賊衝士卒飢
疲不任甲莫肯用命者公寢處城隅忽墜大砲破屋落案
椽楹盡倒公手撫如故士卒皆感泣載土石塞門手施箭
砲賊不敢近轉攻德勝門公見事急請見天子言狀魏藻

德止之曰朝廷大福自無他虞兵部調度軍餉已足何事
張皇爲挽之出頃之城陷有勸南歸者不應同官招之降
賊怒叱去之遂自縊家人救之蘇曰悞我悞我往者劉念
臺嘗語我曰人之初念未嘗不善往往以轉念失之授命
予初念也壬戌之夢劉公示我以文文山詩我不當從文
山遊耶初公之登第也榜前一日夢褐衣人吟文信國零
丁洋詩旁一人指曰吟者爲劉宗周也公心異之至是乃
符其夢云僕泣請曰明旦待祝孝廉一訣可乎許之孝廉
者祝淵也以救劉公宗周下獄與公深相得明日孝廉至

公酌酒與別曰山河破碎不死何爲相對泣作書訣家人
曰祖宗二百七十餘年宗社一旦至此身居諫垣無所匡
救法應褫服殮用角巾青衫覆以單衾藉以草席足矣茫
茫泉路咽咽寸心所以瞋於目者又不在乎此也書畢投
繯死孝廉爲視含殮而去城破入門齊啟惟西直堅塞不
能通至五月七日集民夫發掘乃開贈兵部右侍郎諡忠
節定諡貞肅杭州破孝廉亦投繯死別有傳

汪有典曰嗚呼甲申之春宗社覆於須臾一時廷臣所建
議者或考選科道或閉門止入出而已不者則勸帝南遷

苟且奔竄而已他無一籌也公之議撤薊帥也未嘗不痛
吾謀之不早用及急而用之而薊帥以二月初旬出關徙
寧遠五十萬眾日行數十里十六日入關二十日抵豐潤
而京師陷遷延逡巡固亦非急難君父之人也寧待後日
猖獗而始知其爲亂臣賊子哉京師之城守也內外雉堞
凡十五萬四千有奇登陴固守僅數萬人守陴不充餉缺
已五月市飯爲餐賊臨城皆飢疲不用命已而人給白錢
司餉者猶索常例不時給而藻德乃云調度已足盜鐘者
自掩其耳並欲掩人之耳耶蓋是時本兵爲張縉彥樞貳

則馬士英趙光忭固藻德一流瑣瑣撫仕以國爲戲別有
肺肝不可奈何矣陳演降賊獻銀至三萬金三千珠三斗
卒以不饜賊欲拷掠死不以餉士而以焚身非所謂割腹
藏珠者耶藻德亦同此酷小人重身家而棄君父究亦何
益之有哉

周文忠傳

公諱鳳翔字儀伯號巢軒山陰人崇禎戊辰進士由庶吉士厯官司業遷諭德充東宮講官是時賊勢益迫軍需告急議稅民間架錢公曰事至此正宜收拾人心尚可括民財以搖國勢耶俛公元璐急持其言而當路弗聽也公嘗謂吏速化則治不成民重征則盜不息又謂帝王之道必世後仁譬身元氣久自蒸徹上亦頷之而時勢日非羣議羹沸莫適爲主也已京師既陷有傳帝出狩者故山西學道黎志陞受僞官爲尙璽卿語賊曰此必匿民間非重賞

歷數頭銜
叙次彷彿
廬陵公突
至轉掉更
爲生色

嚴誅不可得趣賊下令獻帝賞萬金封伯爵匿者族公惶
急欲扈駕奔探無所得當是時李自成登皇極殿據黼座
南面坐羣臣奉表推戴以百數大學士臣魏藻德大學士
臣陳漢大學士臣方岳貢兵部尙書臣張縉彥通政使臣
楊維垣庶吉士臣周鍾等蒲伏蛇行以次陞殿舞蹈畢叩
頭呼萬歲自成笑而嘻公突至殿前目直上視髮衝冠大
哭失聲從左掖趨出百官驚怖惶汗賊亦不敢誰何作書
上二親曰男今日幸不虧辱此身貽兩大人羞罔極之恩
無以爲報矢之來生奔哭帝后梓宮歸自縊二妾從死南

渡贈禮部左侍郎謚文節定謚文忠

汪有典曰嗚呼李賊之入宮也內監王德化叱張縉彥曰
汝輩誤國至此今不急殯先帝乃復推戴新主耶舉手批
其頰而陳演魏藻德被賊拷掠死周鍾南渡時斬於市場
維垣爲人擊殺等死耳如公之死豈不芳越來今哉丹陽
陳少陽墓鑄鐵人肖汪伯彥黃潛善像嘉靖間鄭普題其
像詆之云丹陛披肝千古綱常可托荒庭屈膝兩人富貴
何爲題罷二像應筆而仆生縉彥不如死汪黃矣李自成
被龍衣輒寒慄索火張獻忠朝會擲所御冠舉足蹈其中

索他帽着之乃快信乎神器有命非羣兇所得妄奸也

曠園雜志云楊維垣宏光時納貨千萬大兵至貨重不得行乃市三棺中書爲已柩旁二棺殺妾以實之夜半出城爲刦者所殺南都父老厯厯能道之或且目爲死事維垣一生狡獪猶得行之死後奸矣

馬文肅傳（附成德）

公諱世奇字君常號素修無錫人崇禎四年進士由庶吉士授編修典試江西父憂歸服除進左諭德時天下多故烈帝勤政漏鼓四下輒出御殿廷臣多至後期公獨最先每闕門未闢輔臣未至燈火熒然相對者公與劉文正公理順而已上之勤政也嘗朝劉太妃歲節畢就便坐俄欠伸偃別榻太妃戒勿驚命尚衣謹覆之左右植立以俟頃之上覺起攝衣冠謝曰神祖時海內少事至兒子苦枝梧多難兩夜省文書未嘗交睫心煩懣輒廢餐年纔踰壯爲

國事磨耗早困劣在太妃前惛然不自持一至此太妃爲之泣下上亦決瀾久之蓋上之宵旰如此而在庭諸臣莫分主憂此公之所爲痛心而繼之以死也上念民禍日酷賊不卽撲滅召廷臣問計公從班行中出昌言之曰弭亂以人心爲本闖獻二賊除獻賊易除闖賊難獻賊專刑戮人所畏闖賊佯不殺人所附也羣盜之爲亂也張獻忠率自成尤橫其爲暴日益甚剖孕婦腹驗男女賭酒擲嬰兒於沸釜或鎗穿其臀觀其騰躍啼號爲笑樂已而烹食之羣相饜飫曰和骨爛割人手足曰瓠奴分夾脊曰邊地鎗